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 第四十五回 於月英寓所討飯 胡世顯金榜奪魁

話說濟小塘用瞌睡蟲叫虞文煥睡了，自己化現了個虞文煥的模樣混進場去，韓生扮作書手，也進了場。到了次日，眾舉子紛紛進場，各領試卷按號作文。誰知小塘扮作虞書辦跟司務廳混進場去，到了晚上就把胡世顯和吳必顯的卷子查出，用乾燒酒啟去符簽子，二人換黏過來。二人哪裡知道吳必顯領卷歸號，將七炷文字作完，滿懷得意。丁郎只因思念母親，懶作文章，竟交了白卷。閱卷所見了這本卷子，呈與主考，主考拆開彌封，見是南京應天府上元縣解元吳必顯。主考看了心中不悅，遂叫試官將白卷黏出，罰他三科不許會試。試官寫了條子連白捲髮出，高高黏起。吳必顯見黏出他的卷子，心中納悶。遂在場外喊起冤來。偏偏的試官和他作對，同主考官談上了一本，連解元也都革去。再說韓慶雲在謄錄所查出地字七號的卷子用心改正了一遍，然後謄寫硃卷，字字端楷。小塘又用分身法遁出場來，叫苗仙去讓丁郎再進二場，丁郎交了白卷見沒黏出，又被苗仙再三相勸，只得又同兄弟去進二場。這一場中心內高興，策論全是自己作的。三場已畢，揭曉之日，會元是陝西洛陽縣鄒應龍，胡世興中了第二，丁郎胡世顯中了三名。一些報喜之人忙忙亂亂，胡世顯心中一喜，那病就去了七分。

一日正在寓所獨坐，只聽著下人胡定吆喝，不住的亂嚷。胡人相公聽見，吩咐小廝去看。小廝回來稟道：「原來是個討吃的貧婆，胡定不叫她進來，所以吵鬧。」世顯說：「人到難處方才乞討，給她些東西也是好事，與我叫那貧婆進來。」小廝答應一聲，把貧婆叫到書房門口，一見世顯才要下跪，世顯連忙攔住，抬頭一看好像是他母親一般，說：「老媽媽，我看你年紀還壯，與人家做些針織也好，為何乞討度日，不知還有丈夫兒女沒有？」賢人見他問的詳細，心中疑惑，仔細把世顯一看，只如丁郎一般。有心相認，又怕面貌相同反討沒趣，想了一想遂把實情吐露。世顯明知是他母親，有心相認，又怕走露風聲被年七知道，為難多會，心生一計，想不如問下住處，暫且叫她老人家回去，瞞著兄弟，我到家中相認，免的露了風聲，等著金殿傳臚，知會同年好報冤仇。主意已定，說：「媽媽你方才說的果然苦惱，不知你家住何處，你兒子有多大年紀，倘或撞著，我好與你報信。」賢人見問，滿眼垂淚，說：「君子，我丈夫坐監五年，家產變盡，如今住在東南角上破瓦窰中。若問我那兒子，年紀面貌皆與君子相同。」世顯點頭，叫小廝把大米乾飯給賢人盛上一罐，又裝了一柳門爛肉交給賢人，賢人千恩萬謝出寺而去。一行裡走著，心內想：這個舉子分明是丁郎孩兒，看他的光景是怕人多眼眾，所以不便相認，既然問我的住處，必定隨後跟來。這賢人心中暗想，且不必提。

且說胡世顯打發賢人出去，急到房中，掖上包銀子，推故閒遊獨自出去。那賢人一行走著，不住的回頭盼望，只見寺中見的那個舉子，遠遠相隨，賢人一見心中大喜，知是丁郎無疑。不多時走到窰前，賢人方才進去放下柳門瓦罐，丁郎也就進了窰門，雙膝下跪說：「不孝男丁郎叩見。」賢人連忙拉起說：「我的兒；你可想煞娘了。」母子二人說了一會，坐在土炕之上。丁郎說：「方丈寺中見面不敢相認，為的是雖然中試還未傳臚，恐怕洩漏風聲，所以跟了前來暗訴苦情。」於氏說：「我的兒果然你中會了麼？」世顯說：「孩兒豈敢撒謊，自從那年到了湖廣父子相認，我父便進京來，誰知又犯官司。張明、胡旺回去報信，恩祖發了一千銀子，仍差二人進京打點官司，誰知二人一來再無音信，那時為兒就要上京，恩祖再三攔阻，留在家中攻書，和張氏母生的那令兄弟一同進舉，又同科舉會試，兄弟世興會了第二，獨兒改名世顯，會了三名。一進京來我就回家探望，誰知親人音信全無，孩兒思母得了大病，幸有仙人扶助榜上有名。因為不曾殿試，怕年七知道，不敢出頭。殿試以後有了三百六十年就不怕了。」於氏說：「但願如此，急速救你父親。」丁郎遂把一包銀子遞與賢人說：「母親可拿這幾兩銀子暫且使用，先到監裡與我父通知一信，就在刑部左近賃間房子住著，一來往監中送飯，二來打聽傳臚的信息，只在刑部門口等候，若見孩兒遊街，即便攔馬呼名，那時自有道理。」言罷含淚而別。

於氏隨後進城，到監中通知此信。仲舉滿心歡喜，暗謝天地。於氏就在左近賃了一間房子，暫且住著，不覺到了三月初九，嘉靖爺親自殿試，一來是丁郎的才學，二來是祖上陰德，三來又是個孝子，天榜有名。殿試已畢，竟中舉一名狀元，榜眼就是會元鄒應龍，三名探花名叫李春芳，胡世興中了二甲第一名進士，俱各冠帶上朝，赴過瓊林宴，奏樂遊街。胡世興率領著三百六十年來至朝房說：「列位年兄，小弟的父親被嚴嵩的管家年七用計謀害，現在刑部監中，十六年冤仇未報。今日遊街，借重列位同到監中一望，不知眾位肯否？」鄒應龍說：「既是令尊在囹圄之中，禮當一拜。」眾人齊聲相應都說：「願隨。」大家一齊上馬。狀元在前，眾人隨後，笙吹細樂，來到刑部衙門，叫人投進三百六十個名帖。獄官一見心內不明，說：「我有多大官職，怎麼先來拜我？」正然犯想，又拿進一把帖子來，獄官一看，頭一個帖是不孝男世顯世興叩首拜，其餘俱是年姪。獄官說：「這可悶殺人了，倒是拜誰的呢？」提牢吏出去問了一問，回來說道：「新科狀元和二甲第一名進士，俱是高仲舉的兒子，今自領著同年特來看望生父。」獄官聽說，親舉名帖去見仲舉說：「高太爺，恭喜了，二位令郎俱中高魁，今率同年來拜，現有名帖在此。」

仲舉接來一看喜不可言，即同獄官出來，開開牢門走至監外。世顯弟兄兩個一見父親，跑到跟前雙膝跪倒，說：「父親苦殺了，自從張明、胡旺回去，知道父親犯了官司，恩祖差二人帶了銀子來打點，誰知一來無信，幸是神天保佑我弟兄一齊僥倖，今日才敢出頭，破著這個功名不要，必定本參奸臣，斷副惡奴，方才消了心中之恨。」仲舉說：「休要胡言，打算救我就是了，只顧了苗葉救柱，只怕又惹災禍。」鄒應龍為人耿直，聽見仲舉的言語，心中不忿，說：「老年伯，你現有這麼兩個兒子何必膽怯，我家有個羊皮作坊就在草帽欄，年伯的這件冤枉也略曉一二，待小姪做個本章，務必要參倒權臣，活副惡奴，方才如意。」眾進士齊聲言道：「鄒年兄既有此心，我等都要添個名兒。」鄒應龍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同到會館再議。」

言罷一齊托咐獄官，辭別仲舉，出門上馬而去。鼓樂喧天正往前走，忽有一個貧婆攔住馬頭說：「不孝的畜生，你竟做了官兒了麼。」那些長班人役才要趕打，胡世顯滾鞍下馬，跪倒在塵，說：「為兒罪該萬死。」世興見如此稱呼，知是於氏，也就下馬跪倒。眾進士一齊下馬上前施禮。於氏明知故問說：「不孝子既中狀元，為何不到監中看你生父？」世顯說：「才和眾位同年去看過了，不知母親現居何處。」於氏說：「這幾年家產變盡，討吃度日，賃了人家半間破屋以為棲身之所。」世興滿眼落淚說：「賢德母親苦死你了，待俺回了下處，急速去找房子。」探花李春芳說：「胡年兄不必，小弟現有處閒房在兵部街裡，叫伯母去住吧。」世顯說：「如此甚妥，容日奉價就是了。」遂叫家人胡定找了轎子，同李春芳的家人把於氏送去不提。

且說世顯打發母親去了，遂和眾同年同回會館，用過下馬酒飯。世顯拿過文房四寶，先寫了一道本章與眾人觀看。鄒應龍說：「人多難以全看，待小弟念與眾位年兄聽吧。」言罷高聲念道：

微臣胡世顯胡世興，本參權臣嚴嵩縱奴行霸事。臣本高姓，因當年於氏母親上廟，被惡奴年七看見，興心圖謀未得如意，遂用移禍計賴臣父殺人。宛平縣屈打成招，減等問充軍罪。年七心還不歇，又賄買解子王英，途中相害。誰知王英一心向善，途中放了臣父，自己外走他鄉。臣父流落湖廣，遇著恩人收作螟蛉，娶妻張氏，生了臣弟胡世興。那時臣還在腹，到了九歲離母尋父，幸得相認。臣父因進京搬取家眷，又被年七知道，命中城察院拿去拷打，又誣打死王英，關入刑部監內，臣母乞食數年，其情甚苦。幸是上天有眼，臣兄弟皆登金榜，情願交還冠帶以贖臣父之罪。乞萬歲大發仁慈提問口供。臣感戴無盡。

鄒應龍念完，眾人無不傷感。應龍說：「還有一件，本上只說救父，並未敘嚴嵩的過惡，待小弟再做一本，眾位年兄看看。」言罷提筆寫道：「本頭鄒應龍和諸進士，為削奸黨以安社稷事。有嚴嵩得權欺壓群臣，具罪多端，不可悉述，高仲舉案即是明證。求我王退佞親賢，誠為國幸。」寫罷叫眾人看了。眾人也俱添上名字，約定明日五鼓上朝，各回下處不提。